

创意台湾

许志杰专栏



许志杰, 大学历史系毕业, 媒体从业者, 出版作品多种。

铁道文化之四

古董级阿里山小火车

阿里山之所以有名,其实并不全是因为它的景色,还在于一个特殊年代的特殊背景。“文革”时期宝岛台湾的日月潭、阿里山是写入中小学课本的必读文字,具有很强的时代色彩,现在到台湾旅行的不少人就是冲着那时候留下的记忆而去的。

我的阿里山概念也来自那个年代,但我更想乘着开往阿里山的蒸汽小火车,在慢慢悠悠的行进中欣赏阿里山的美景,憧憬邂逅阿里山姑娘的浪漫时刻。遗憾,2011年4月27日中午12点47分,一列开往阿里山的小火车在急速行驶时,路旁山上一棵腐朽的大树突然坠落,重重地砸在小火车的前部,4节车厢出轨翻车,造成100多人受伤,5人死亡。阿里山小火车随即停运。小火车不开了,那种失望不言而喻,我一再追问重开的时间,真的希望明天就开,后天也行,甚至想就在这里等下去,一直到阿里山小火车开行的那一天。可惜,人家说没有开行的时间表,真的没有。听说小火车现在已经恢复运营,令人向往,当是我下次去台湾的首选旅行项目。

这条由嘉义市北门站通往阿里山的森林铁路,最初的建设者是日本人,1899年到1912年建成嘉义到二万坪段66.6公里,1914年再延长到阿里山林区,全长71.4公里。日本人修建这条铁路的目的是运送阿里山珍贵的木材红桧木出山,然后

通过港口运到日本。据说,在日本人强占台湾的几十年时间里,阿里山的红桧木凡可成材的几乎被伐干净,剩下的小树苗长到今天还无可利用之材。可以说阿里山小火车是中华民族一举缴获的日本军国主义强盗明火执仗夺我国宝的作案工具,是两岸同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生生的教材。

嘉义北门站有一个铁道文化创意园,也是阿里山小火车的起点。在站房前有一个写有“海拔31米”的木牌,阿里山小火车从这里出发,在经过71.4公里的爬行到达阿里山的沼平车站时,海拔就到了2216米,其海拔落差达到了惊人的2185米。其间要通过49处隧道、77座桥梁,是世界三大登山火车之一,其他两条是印度的大吉岭至喜马拉雅山的铁路和智利到阿根廷的安第斯山铁路。在修建北京到张家口的铁路时,中国铁路的设计大师詹天佑发明了之字形线路,将陡坡路段成功分解为“坦途”,使之顺利通过八达岭。阿里山森林铁路将詹天佑的之字形铁路建设技术运用其中,并连续修造三段之字形线路,形成三进三退的之字形路段,这在世界铁路史上也是唯一。同时还运用了螺旋状爬山的方式,将火车梯次抬高上山。尤其是8字形盘山铁路,形成世界铁路之奇观。

可以想见,在如此短的距离中,小火车从31米升高到2216米的艰



辛、艰难。在阿里山森林铁路修理工厂,小火车头就在那里停着。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台湾铁路的开放令人佩服,火车站基本是开放的,人进出没有什么阻拦,铁路和乘客甚至看客亲密无间。阿里山蒸汽小火车由美国莱玛公司制造,车型分为两种,十八吨级行驶于平地线,二十八吨级用于山地线。因其黑色而被火车迷称为“黑头仔”,“二战”之后停止生产。阿里山铁路通车后陆续向莱玛公司订购了20台小火车,百年过去,现在能够在阿里山铁路服役的还有一台。这台编号为26号的蒸汽小火车,1914年8月26日出厂,今年正好99岁。我们在很多与阿里山有关的电影、电视剧中可以看到26号蒸汽小火车的风采,那老当益壮的劲头,令人赞叹不已。

有精彩,自然就伴随着风险。阿里山小火车通车100多年来,既有

巨大的经济效益,给人们带来了品味历史、回顾过去的机会,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事故。前面提到的2011年4月27日的那次事故,是最严重的一次。此前的2001年12月23日和2002年5月19日,也曾经出现事故。在经历了几次大的事故之后,台铁当局非常重视这条世界瞩目的森林铁路的安全,对此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检查、维修,力保不再出现伤人事故。

阿里山已经不单是宝岛美丽景色的代表,还是台湾历史的一部分。据说,在阿里山小火车爬至海拔500米的一号隧道处,可以看到远处嘉义市的全景。那里应是一个历史与未来交汇的高点,谓之站在历史的高度,畅想未来的美景。此时此刻当有感慨,一个不把历史放在眼里的民族,要看到万般美丽的未来,完全是痴心妄想。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韩松落, 西北人, 居河北, 写专栏, 做小说, 看电影, 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 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

灵感的来源

身在文艺圈的人,常常会被问到几个固定问题,其中之一是“你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正带着大戏《如梦之梦》在内地上演的赖声川先生,大概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如梦之梦》长达八小时,故事里镶嵌故事,穿越多段时间多个空间,气魄恢弘,剧场形式也非常特别:“观众坐在舞台的中央区,三十多个演员,三百多套衣服,舞台包含八个方位,三个楼层,穿越时间(民国初年、现代)与空间(台北、巴黎、上海、北京、诺曼底)。”

这样一出戏,是怎么创作出来的?赖声川曾在《赖声川的创意学》里,剖解过《如梦之梦》的创意(或者

说,灵感)的来源,触动并引发他的创作念头的,不过是一张画、一个城堡、一条新闻、一次旅行以及读《西藏生死书》时的感触,他却将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发展成一个深邃复杂的故事。

在他看来,创作者的灵感,是人内心的神秘计算机,它与人类的神秘计算机紧紧相连,它有时畅通无阻,有时却滞涩难耐,但创作者要想保持两台“计算机”的联通,却是有方法的。这种方法,是取消偏见成见,拆除思维里的障碍。

他的创意核心,是专注,是让自己身心透明,是积累智慧,是将自己打通,是作为一个敞开的人存在,是

所有伟大艺术家,虽然是从不同的地方出发,最终却都在重重迷雾中走向一个方向。

在看似纷繁复杂的碎片中,看出一个结构——这一切,其实同样适用于别的行业,适用于人生,所以,赖声川的创意学最后的落脚点,其实是人生,要愉悦生活,获取智慧,改造自己,使一份人生三倍增值。所以,有人说,他的心得和《爱的艺术》异曲同工,戏剧、电影不过是引子,爱与生命,才是其奥秘的真正来源。

这就是《暗恋桃花源》让人觉得精妙却无迹可寻的原因吧。两出剧,一古一今,一庄一谐,凑巧在一个舞台排练,因为调度不当,不得不轮流登台。观众于是在两个故事里穿梭,在桃花源刚入佳境,却又被唤进老上海滩,在战后的秋千架上甩荡。两

个故事,两种情绪,在这种要沉浸却不得沉浸中获得最大的张力,两个时代,两种颜色,在这种迷离穿越中,染上了彼此的颜色。后来听到林青霞的《许我向你看》或者袁泉的《暗恋》,都会唤起那种情绪,一场戏的芳草鲜美,两个时代的落英缤纷。

创意行业,如果有技术,也首先是调试心灵的技术。

这种思路,在另外一位艺术家——著名导演、画家大卫·林奇的讲述创意的《钓大鱼》中,也时有浮现,在他看来,放松和专注,是创意的首要条件。显然,所有伟大艺术家,虽然是从不同的地方出发,最终却都在重重迷雾中走向一个方向。

窥海斋

林少华专栏



林少华, 著名文学翻译家、学者, 亦从事文学创作。居青岛。著有《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落花之美》、《乡愁与良知》、《为了灵魂的自由》。译有《挪威的森林》、《海边的卡夫卡》等。

“逍遥”与血压之间

不知你感觉如何,我反正感觉人生中必有一种东西总是和自己过不去。大而言之,如考生屡试不中,如富商屡婚无爱,如官员屡攻不下。小而言之,如日常性失眠,牙痛、耳鸣、腹泻或早早谢顶,迟迟不瘦之类。跟我“过不去”的则是血压。

早在“文革”务农时它就已跟我过不去了。彼时务农不比现在,不像现在这样撒撒“尿素”、喷喷“见绿杀”就打麻将,玩扑克去了,那是真忙,真累,真苦。早晚两头不见日,春节大战“开门红”。因此,逃离农村成了所有男女青年的美好“愿景”。若是姑娘之身,嫁给城里掏粪工也义无反顾。而男青年则只有正规三条路:招工,当兵,升学。“文革”前半期所有大中学校统统关门,故只有前两条路可走。记得务农第二年年底我就遇上了招工机会——长春一家大型棉纺厂来我所在的公社招工,男的也要。我兴冲冲报名了。当男纺织工也比当农民好。政审过后,开始体检。但见水银柱在自己眼前上蹿下跳了几下,医生即开口宣布我血压高。那时我还不清楚血压是怎么一个劳什子,我怎么就血压高了?高在哪儿呢?

这么着,血压使我在“工人阶级

领导一切”的年代失去了成为工人阶级一员的机会,只好继续在地垄沟找豆包。转年当兵体检,同样因为血压高被活活刷了下来。那次打击比招工还大。要知道,那可是“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特殊时期。草绿色的军装,鲜红的领章帽徽,平阔发光的皮带,再挎上带皮套的手枪,威武挺拔,目视前方,军人绝对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英雄,更是所有漂亮姑娘夜半梦乡中的——用现在的话说——白马王子。甚至刚报名当兵我就已感受到了自己身穿军装回乡探亲时满村少女投来的别有意味的火辣辣的目光。毕竟,掏粪工和解放军不可同日而语。然而,血压计上的那道水银柱硬是跟我过不去——“血压高!”否则,迎娶邻院姑娘事小,如今成为某大军区少将参谋长都极有可能。嗨,将军!比当这个整天愁眉苦脸抓耳挠腮的教授教书匠不知爽多少倍!

岂料,我大概天生是当教书匠的命。回乡第四年的1972年,平地一声春雷,乡亲们推荐我上大学!最后一道坎仍是体检。我战战兢兢坐在医生面前,大气不敢出地注视着血压计上忽上忽下的水银柱。“血压

有些高啊!”医生轻轻叹息一声,现出几分不知是无奈还是惋惜的表情。那是一位四十几岁的红脸膛女医生,她沉吟片刻,转过脸来对眼巴巴盯视她的我说道:“孩子,机会不容易,阿姨成全你一回,去吧,上大学去吧!上大学念书不是上天开飞机,从医学角度说,血压高一点儿也不碍事。不过有一点,你可得好好学好好干!”于是我“死里逃生”,在那年“五一”苦丁香满城飘香的日子迈进省城最有名的大学的校门。

几十年一晃过去。血压似乎忘了我,我也几乎忘记了血压这个老伙计。血压找上门来是近几年学校例行教工体检时的事。比如前不久体检,血压140/100,明显偏高。几天后复查,医生碰巧是我熟识的老中医Z医生。他和我闲聊了5分钟。而后一量:120/85,正常!他解释说,量血压前一般要端坐5分钟,而体检时人多,不可能这样,所以结果不同。“不过不管怎么说,你血压不稳是事实。”他还说80%的病都是“心性性”的,即同人的心情、情绪有关,所谓治病,其实是治人,治人的情绪。为什么别人不得而偏偏你得这种病呢?这就是“易患性”,“易患性”

即是土壤。医生的职责,主要不是开药打针,而是帮助病人铲除这种土壤。“那么你的易患性或导致血压不稳的土壤在哪里呢?”Z医生的眼睛盯住我的眼睛,“我常在报纸专栏上看你的文章,感觉你入世太深——有社会担当,有正义感当然好,但这容易使人情绪激动,情绪激动了就影响血压。”他最后语重心长地提醒我:到了这个年龄,较之孔孟,应看看老庄。孔孟入世,更为别人的生命质量操心;老庄出世,更为自身的生命质量负责。不管怎么说,往下好好活着再重要不过!

回想起来,四年前我血压不稳时Z医生提议我学苏轼,谓东坡进则孔孟退则老庄,能朝能野,进退自如,“胜固欣喜,败亦可喜”,故而血压笃定不高。四年后的今天他索性让我直奔老庄,尤其直奔庄子的《逍遥游》。而此刻我面前正摆着《逍遥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译成白话文:最高超的人没有他自己,最神奇的人没有事业,最聪明的人没有名气。

莫非,不为自己、事业和名气所累,才能“逍遥”,才可使血压稳定不成?这我做得到吗?

莫非,不为自己、事业和名气所累,才能“逍遥”、才可使血压稳定不成?这我做得到吗?